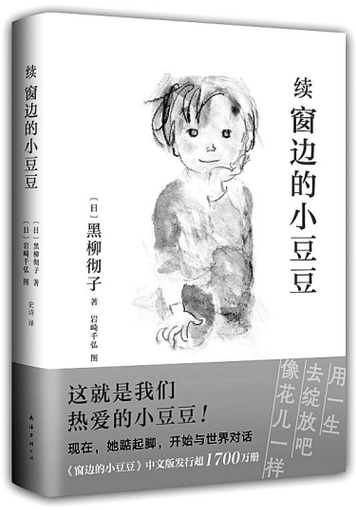
“迎接六一儿童节”特别策划

离开巴学园之后的小豆豆



南海出版公司
《续窗边的小豆豆》
黑柳彻子 著

视觉中国 供图

诸葛蔚东

时隔14年之后，《窗边的小豆豆》的作者黑柳彻子将再次到访中国。她最后一次访中是2010年在上海参加世界博览会。黑柳这次中国之行的目的是出席将在5月30日举办的《续窗边的小豆豆》中文版首发式。

4月18日，中国驻日本大使吴江浩在东京会见了黑柳彻子，感谢她对中日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预祝首发式在北京成功举行。

已是90岁高龄的黑柳彻子在2023年10月推出了新作《续窗边的小豆豆》。黑柳彻子透露，促使她动笔的原因之一是乌克兰战争让她感到非常痛心，尤其让她牵挂的是战争中孩童的境遇，她突然想到应该把自己的战争体验写出来。考虑到读者对说教性质的书籍不会感兴趣，于是便想到通过大家都熟悉的小豆豆的故事来了解战争，这似乎是她应该做的事情。

在《续窗边的小豆豆》中，她用大量的笔墨描述了战争对她的家庭和个人生活带来的影响，通过个人的亲身经历对战争进行了反思，让人们体味战争的本质，尤其是战争将在孩童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阴影，其中倾注了她对教育、战争和人生的感悟。

《续窗边的小豆豆》销量可观，在日本所有图书中排名第一，成为最畅销的图书，在图书面世后的第二天就再次重印；值得一提的是，配合新书的宣传，动漫电影《窗边的小豆豆》也于同年12月上映。

40多年前出版的《窗边的小豆豆》是出版业界最为畅销的图书之一，也是一部经典的教学案例，作者黑柳彻子在书中通过小豆豆的故事讲述了自己上小学时的一段真实经历。

巴学园小林校长独特的教育方法让成年后的黑柳彻子难以忘怀，这是她写作《窗边的小豆豆》的起因。有一段时间，一到晚上过往的学校生活就会出现在脑海里，功成名就的她觉得应该把往日的生活写出来。一天半夜，在灵感的驱动下，她下床挥笔写就了《第一次来车站》，这后来成为《窗边的小豆豆》的第一章。

在巴学园，学生们在电车教室里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座位，上学变成了愉快和有趣的事情。巴学园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每天要学的知识点都写在黑板上，学生可以从喜欢的那门科目开始。喜欢作文的写作文，喜欢物理的点起了酒精灯，喜欢体育的做起了操。不喜欢的科目，只要在放学之前完成就可以。

巴学园重视综合教育。小林校长强调的是学科的关联；“孩子们不知道自己上的是历史课还是算术课，抑或是语文课。也不知道自己是在学习还是在玩耍，但却大感兴趣，不知不觉就学到了东西”。更重要的是，小林校长从未让学生感受到战争的影响，学校远离战争，学校里没有悬挂天皇照片，“真正的教育是不受时代潮流影响的”。

曾经一直坐在教室的窗边不停张望窗外的小豆豆，在巴学园变成了一个“正常”的孩子，天性得到了顺应和疏导，适应了巴学园的教育，从而奠定了她一生成长和发展的基础。

小林校长的教育宗旨是无论哪个孩子，都具有优良的品质，要早早地发现这些优良的品质，把孩子们培养成有个性的人。巴学园的“自由教育”，师生之间、学生与学生之间的平等和相互尊重的氛围似乎是一个童话世界，仿佛让人们回到了田园时代，遗憾的是战争毁灭了这一切。作者在《窗边的小豆豆》中通过对童年生活的回忆，用实例展示了不同的教育方法对孩子产生的影响。

1981年3月6日，该书由讲谈社出版后旋即成为日本最为畅销的图书，销售了800万部，并陆续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发行，发行量在2500万部以上，《纽约时报》也刊发了书评，相关讨论的议题远远超出教育学的领域，影响超越文化和国境，受到了广泛的关注。

由于小豆豆“效应”，黑柳被任命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亲善大使。她曾访问过坦桑尼亚、印度、伊拉克、海地、乌干达、科索沃和阿富汗等国家和地区，对当地孩童的生存状况给予了深切的关怀。此外，她还是社会福利法人小豆豆基金理事长，曾获第一届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童生存奖。

黑柳彻子发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了关于儿童学习障碍（简称LD）的研究文献中，有研究认为，她幼时的行为“异常”实际上就是后来学界所说的儿童学习障碍，而在现实生活中每六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会经历不同程度的学习困难。《朝日新闻》甚至提出了“小豆豆症状”的说法。《窗边的小豆豆》让社会认识到了儿童学习障碍这一现象，加深了人们对儿童教育和心理问题的认识，消除了儿童教育中的误区，作为“弱者”的小豆豆也赢得了人们极大的同情。

《窗边的小豆豆》出版时，日本学生正面临“考试地狱”、校内暴力、“拒绝登校”和教师的职员化、教师和学生之间的隔阂等问题，作者在这里实际上触及的是一个重要的教育、心理和社会问题。与当时社会上一味讲求名校升学率、孩子从小就被纳入应试和竞争轨道的教育方法不同，小林校长教育方法也让人们看到了全新的培养和成才理念，促使人们对当时的教育现状和校园文化进行反思。

在中国，小豆豆的故事也广为人知。2020年4月，该书被列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中小学生阅读指导目录》。在这种意义上，《窗边的小豆豆》成为畅销书绝非偶然，图书的出版适应了社会的需求，“小豆豆症状”也是一个具有普遍性和需要共同持续关注的问题。畅销书的打造有赖于图书内容的深度、普适性和作者的影响力，以及出版社对出版运营的长期规划和把握能力。在这种意义上说，小豆豆的故事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小豆豆的求学经历毕竟是发生在几十年前的故事，不少读者会关心“那以后的小豆豆怎么样了”，她走过了怎样的人生道路？人们希望了解成年后的小豆豆的事业和人生，这是无数读者的牵挂。在时间上，《窗边的小豆豆》是作者对巴学园学习生活的追忆，收尾于1945年3月东京大空袭之前，续集的主线是战争对作者家庭生活的影响和她个人的成长道路。

黑柳彻子的父亲是新交响乐团（NHK交响乐团的前身）首席小提琴手，被称为“日本的亚莎·海菲兹”，当时小泽征尔的恩师斋藤秀雄是新交响乐团的大提琴手，和黑柳的父亲经常一起演出。黑柳的父亲有自己的信仰和追求，在战争期间，一直拒绝演奏军歌。

随着战况的发展，战争的阴影开始逼近黑柳彻子的日常生活。小豆豆的爸爸接到了入伍通知，美军开始对东京进行大规模的空袭。为躲避空袭，黑柳彻子的妈妈带着孩子疏散到了青森。疏散时，小豆豆的日常中不乏惊险和考验。在慌乱的逃难人群中小豆豆被冲散了，她硬是一个人到达了青森；在避难地上学时丢失了月票，她只好沿着轨道步行到学校，不想突然对面驶来了列车，她只好急忙悬吊在轨道枕木下以躲过飞驰而来的列车。

战争结束后，黑柳彻子随妈妈回到了东京，考入东洋音乐学校，接受了声乐方面的教育，为她以后进入演艺界打下了基础。这时，黑柳彻子的心中想的是孩子和孩子的教育，她的理想是“做一个会给孩子读绘本的母亲”。为了学习绘本的朗读技巧，她参加了NHK招收学员的面试，其独有的天赋、口快和毫不掩饰自我的个性给考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而顺利通过了考试。

黑柳彻子在事业上的发展离不开她受的教育。她总是在想能为孩子做点儿什么。黑柳彻子在续集的序言里写道，斯瓦希里语里“孩子”与小豆豆在日文中的发音是一样的，她与孩童有不解之缘。进入NHK之后，她在NHK播出的少儿节目《三只猴子》中为阿东配音，从而一举成名；其制作的少儿节目《魔法地毯》家喻户晓，她也是红白歌赛历史上最年轻的主持人。1976年，黑柳彻子开始主持直播电视节目《彻子的房间》，她的主持风格和有时的“失言”赢得了居高不下的收视率，该节目一直播放至今，成为电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节目。黑柳彻子对此也感到好奇，在上一年级的时候就被强制退学，没想到自己制作的节目竟被写进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在内容上，小豆豆故事的畅销得益于作者对孩童成长和教育这一永恒主题的把握和关注。《续窗边的小豆豆》让读者了解了离开巴学园以后的小豆豆的成长道路，但更重要的是作者在书中现身说法，以自身的事例再次肯定了小林校长的教育理念，表明了关注孩童身心健康的重要性。如果教育方法得当，在教授学生知识的同时，同样重视学生的心理特征、情趣偏好，完全可以培养出“完整的人”，人生成长的道路是多元的，有学习障碍的儿童同样可以在事业上获得成功。

（作者系浙江越秀外国语学院教授）

读家观点

人工智能时代，如何捍卫儿童的阅读时光

江建利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电子书越来越多地取代了纸质书，以网络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虚拟体验逐渐取代了我们的现实生活体验，短视频大行其道，进一步侵占了纸质书的阅读土壤。尤其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迅速崛起，在方便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同时，也给儿童阅读带来了新的危机，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与思考。

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技术往往给人一种错觉，只要跟这些人工智能工具一对话，几乎所有知识都可以信手拈来，以往靠一页一页地翻阅图书获取知识的方式已经变得“老掉牙”。这样的“认识”如果进入学生们的潜意识，可能会加剧“功利性阅读”的发展趋势，让真正的阅读销声匿迹。试想，面对教师精心设计的阅读题目，学生们可以不假思索地输入到对话框里，迅速获得结构清晰、逻辑严谨的智能回复，还可以避免雷同答案的出现。这样一来，完成阅读理解可以说不费吹灰之力。既然如此，孩子们又何必不辞劳苦地一字一句地读书呢？既然人工智能对话工具有“智能性”，依靠庞大的数据库生成的回答迅捷而专业，学生自己做出的阅读理解反而显得稚嫩粗陋，那么又会有多少学生敢冒着被人嘲笑的风险，勇敢地说出自己“幼稚”的理解呢？

在ChatGPT时代，不但儿童阅读的意义会遭遇挑战，而且儿童阅读的实践也会面临诸多问题。首先，为“方便”起见，儿童可以在对话框中通过提问了解需要阅读的图书，得到一个人云亦云的故事或情节梗概，造成“假阅读”的现象，儿童无法体验到自己亲身阅读所带来的幸福和快乐。其次，以往可以促进儿童进行深度阅读和思考的读后感也无法发挥应有的作用。孩子们利用人工智能对话工具，设定自己的要求，并迅速获得“个性化”定制的读后感。思想成了和衣服一样可以定制的产品。由此，儿童彻底由学习者变成消费者，成为知识快餐的受害者。再次，以往阅读可以激发创作，而如今的创作很有可能会由人工智能“代工”，儿童失去独立思考的兴趣和创作的动力，沦为智能工具的附庸。

如果不对人工智能对话工具带来的潜在危机进行思考并作出防范，儿童阅读很有可能首当其冲，导致儿童成为人工智能的直接受害者而非受益者。我们知道，阅读本身是直接作用于儿童的心智世界的，对于儿童的思想、情感和审美能力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正如儿童的心智世界的发展绝非一日之功，儿童阅读也绝不能一蹴而就，它需要儿童发挥想象力，将静止不动的文字和图画变成活生生的生活场景，在这一过程中，儿童发展了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和同理心。

阅读，给儿童的人生带来了无限趣味，也带来了更多可能。每次翻开书本都是一次认知的神奇之旅，可以看到地球上每一个精彩的角落，增长对世界和宇宙的认识。阅读还是跟伟大心灵的对话，翻开人类历史上的经典著作，孩子们可以跟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心灵对话，从而发展自己的人生观，构建自己的精神世界。而阅读能给孩子带来的所有益处都需要孩子全身心的投入。阅读如同生活，是不容替代的。

应对ChatGPT时代儿童阅读所面临的危机，需要教育者和全社会的冷静思考和大智大勇，需要对科技和人类的发展作出批判性的思考。人性的健全、人的心智世界的健全是人类发展的永恒命题。丢掉想象力，失去创造力，忘记独立思考，人类将会沦为机器的奴隶。作为人类未来的建设者，儿童的心智发展需要有良好的土壤和安全的空气，需要我们的引领，才能更好地走向未来。阅读，正是儿童走向未来世界的坚实桥梁。

应该说，在人工智能日益发展的时代，儿童阅读不但不应该被忽视，而且应该得到更多的重视。阅读是“从儿童自身的原初生命欲求出发去解放和发展儿童”“保持和丰富人性中的可贵品质”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儿童本位的儿童教育的核心所在。所以，在尚未探明ChatGPT等人工智能对话工具在儿童教育中的科学运用之前，捍卫阅读，让阅读尽量减少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持续滋养儿童的心智世界，这是ChatGPT时代儿童教育者承担的重大历史使命。

在这里，我们不妨提倡儿童“天真的阅读”，不带先入为主的意见，让孩子用自己的心灵去体会；真正信任儿童，珍视每个儿童独特的阅读体会，尊重儿童在阅读过程中所产生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共鸣，让孩子成为阅读的主人。此外，针对“浅阅读”“假阅读”大行其道的现状，我们更要鼓励整本书阅读，给孩子以必要的心灵成长的空间和时间，让他们有机会形成健全的心智世界。通过有效的阅读，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人工智能时代成为新思想的创造者，成为技术的主人而非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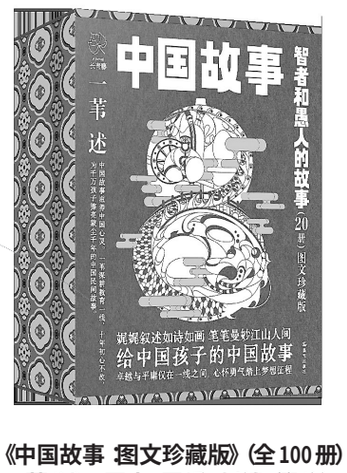
在这个日益匆忙的时代，孩子们还能不能安心地徜徉书海，品味生命与自然的美好呢？这需要我们共同努力，一起捍卫儿童的阅读时光。

（作者系青岛理工大学人文与外国语学院副教授）

我的童话戏法

——变民间故事为儿童文学

我要把每一个故事讲得地道、品味纯正。如此，孩子们就可以拥有一个真正好的中国故事版本。—— 一苇



《中国故事 图文珍藏版》（全100册）
一苇/述 田宇 王烁 刘皞 等/绘
晨光出版社

著译者说

一苇

中国民间故事数以万计，资源丰富，其中有一个特殊的故事群落，富有天然的童年乐趣，富有永恒的东方智慧，富有纯正的教育理念，富有天真的顽童精神，这个故事群落可称为“民间童话”。民间童话是一代代民间养育者人生经验的积聚，是老百姓舐犊之爱的结晶，这些故事不但呈现出高超的童话艺术，而且承载着永恒的教育理念。

但是，民间故事流传于民间，心口相传的传播方式随着农耕时代转型而日渐式微，如今，鲜少乡间能保留讲故事的传统。如何让传统民间童话抵达当代孩子的童年？怎样给中国孩子讲好中国故事？我认为，要对民间童话做创造性的重述工作，把口语故事变为儿童文学作品，即童话。

从2010年秋天起，我开始对民间童话“变戏法”，我想探寻一条道路，把传统民间童话带进语文课堂，呈送到当代孩子的书桌上。我的童话戏法是怎么变的呢？

第一步是拣择，就是从中国民间故事的汪洋大海中甄选出真正的童话。作为挚爱童话的写作者，我钟情于富有幻想色彩的故事，我能一眼辨认出其中的童话形象和童话情节，我也着迷于民间童话纯真的智慧、永不绝望的力量。

第二步是讲述，要为民间童话创造给孩子们讲述的机会。创作文学作品单独一个人就可以完成，一张书桌、一支笔、一个本子、一颗心，足矣。然而民间故事产生于口语交流，不但需要故事讲述者，也需要故事听众，这二者必不可少。于是，我营造了这三种场景：一是在陪伴孩子的亲子时间，我给儿子讲故事；二是利用家庭聚会，聚集几个孩子，我给他们讲故事；三是在语文课堂开设故事课，我给全班孩子讲故事。

选定一个故事之后，我会专注地追踪这个故事，广泛寻查资料，尽可能把同一个民间故事的种种面貌找出来，然后把不同情节讲给孩子们听。以《狗耕田》为例，阿哥把黄狗打死后，阿弟把黄狗埋在田头，之后情节出现了多种面貌，有的讲黄狗的灵魂变成了一只鸟，这只鸟往阿弟的箩筐下金蛋，往阿哥的箩筐扔毛毛虫；有的地方讲坟头长出摇钱树，阿弟摇，下金钱雨，阿哥摇，下狗屎雨……在讲故事的过程中，我观察孩子们的反应，他们听到摇钱树和狗屎雨显然更欢欣雀跃。讲完故事，我向孩子们提问：“印象最深的是哪个情节？最喜欢的是哪个形象？”

我珍视孩子们的反馈，他们对故事的态度显示出真正的童年渴求——孩子们总是选择纯粹的童话形象和童话情节。这些源自童心的选择给予我启示，告诉我什么是真正的童话，告诉我该如何讲述这些故事。在《狗耕田》这个故事里，摇钱树、金钱雨、狗屎雨、会唱歌的小渔船、小黄狗落水后再次复活、最后小黄狗回到了阿弟身边……我最终在故事里确立下来的童话情节，全部源自孩子们的童心选择，我认为这非常重要，这是永恒的童年渴望和永生的民间童话之间的对话、交流与呼应。

这种对话、交流与呼应其实亘古有之，民间童话正是这样产生、流传、发育的。在这个过程中，民间童话获得生命力，成为一代代孩子的精神粮食。我相信在遥远的将来，孩子与童话的交流也会一直存在，永不止息。

第三步是写作，我要把民间故事写成儿童文学作品，即童话。故事被讲述之后，会活过来，变得立体，在我内心的土壤里扎根更深，枝叶更茂，开花结果。我并不着急把故事写下来，我更愿意让故事在时光中具足地生长。我觉得在心里养育故事也是有一个过程的，我曾经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老蚌养珍珠”。在下笔之前，就像酿酒一样，我要给故事发酵的时间。读过的书，走过的路，遇见过的人和事，特别重要的是讲故事时孩子们的反应……这一切都会对故事的写作产生微妙影响。然而，总会有一个日子，总会有一个时刻，我内心的故事告诉我：“可以了。”于是我拿起笔，一字一句，把故事写下来。

写作与寻查资料不一样，寻查故事资料时我要求自己保持客观，做到严谨认真，成为优秀的资料收集者。但在写作的时候，我会完全听从内心的召唤，着力于强化童话情节，塑造典型的童话形象，倾我所能，写下鲜活的童话语言。

每个故事写好后，我总是一遍遍修改稿子，一遍遍阅读它，直到自己感到满意。我常常清晰地意识到，我内心存在一个永远的小孩，这个内心的小孩曾被我祖父的故事所养育，她对故事是有着很高要求的，她希望故事情节精彩、形象鲜活、内涵深邃纯真……我不能让她失望，所以一直在努力。如果她不满意，我就再写一遍，直到她兴高采烈，直到她心满意足。

任教小学四年级期间，我每周打印一个故事，发给班上孩子阅读，请孩子们做对比阅读。孩子们的反馈让我欣慰，与《格林童话》《意大利童话》相比，他们更喜爱中国故事，中国民间童话里的鲁班、范丹、小鸡崽、小黄龙这些形象特别能引起孩子们的兴趣，孩子们认为包老黑、关云长、黄泥郎、八哥鸟、蟾蜍仔……比《格林童话》里的灰姑娘、白雪公主、国王、王后、青蛙王子……更有趣味也更有深意。

在我们班学生的评价系统里，中国民间童话得分永远比外国童话高。我想，这是因为孩子们是中国人，他们浸润着传统文化的活水成长，孩子们的文化根系能直接扎进中国民间童话的土壤去，毫不违和地汲取养分。

（作者系语文教师、《中国故事》作者）